

# 你而家喺邊？移民戀人絮語：學會告別也重新發現自己

移民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同時教會了我怎樣面對失去，怎樣跟過去告別。



M

編按：「你而家喺邊？」是端傳媒推出關於港人離散的專欄，持續收集和刊登在世界各地港人的小故事，點擊閱讀專欄過往投稿。我們訂立了一系列生活化的主題，只要你是在2019年後移民離開的香港人，都想邀請你分享生活瑣事和觀察。如果你更早離開香港，或非香港人，卻對2019年後這一波港人離散有第一手觀察，亦歡迎你投稿。投稿一經刊登，將附上薄酬和會員訂閱折扣。

「你而家喺邊？」欄目小休一會，終於復出。這一期，我們在情人節期間刊登關於戀愛的投稿。投稿中，有人因為離港跟過去的戀人告別；有人帶著在香港的陰影，在異地探索作為性小眾的愛情生活；有人在文化差異中反思自己對關係的想法；有人則試圖在新地方拓展「家」的意義。

這次，來自同志的分享超過一半。可以想像移民除了是換個地方生活，更為同志情侶開啟了一扇門，與所愛之人名正言順地一起生活，擁有制度賦予的各種權利和保障，圓滿他們的人生——這不正是每個人所渴望的自由嗎？



## Personal is Political

何悲道，19至25歲，2023年1月移民澳洲

“可是當我以為搬到澳洲能擺脫香港社會的束縛，才發現香港的經歷，已經在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。我依然想像不到自己的性取向能被家人接納，不敢跟外國人提起性傾向……”

在香港時，我從沒有談過戀愛。不是沒有人喜歡我，只不過喜歡我的都是女生，而我喜歡的都是男生。我受的性教育（如果有）很「直」，周圍的同學也很「直」，老師也很「直」。搽 handcream 會被人背後笑「用女人嘢」，男生間會「分配資源」選擇「溝邊條女」。

我知道我是同性戀，但我也知道，這只是晚上在房間自慰時才會出現的身份。

在澳洲讀書的日子沒有想像中精彩。認識的人不多，交到的朋友更少，跟室友總是不合。我不懂 small talk，英文一開始也沒有那麼流利，班上全是鬼佬，基本上只有「friend of semester」（學期限定朋友）。移民的孤獨無奈，我都經歷了一遍。

有次認識一位在哥倫比亞長大宿友，他有著典型拉丁美洲人的熱情，但也只是這樣，很友善，卻不算很「啱傾」，對他沒有深刻印象，後來才發現他也是男同性戀，跟我一樣，原生家庭、居住的地方給他帶來不好的經歷。幾天後，我們就做愛了。

那天他邀請我去他房間吃晚餐、看電影。當時他還不知道我也是男同性戀，但可能那天談過他的性取向後，他真的當我是朋友了。他非常友善，叫我留宿。我當時以為這是某種 signal（後來我問他，他說：並沒有），所以帶著某種好奇同興奮，就嘗試主動「接近」他。之後，對，這就是我第一次。

很美好，但完事後，我突然驚覺，那我們是不是要「一齊」（確認關係）？畢竟我們做了愛，他還叫我抱著他睡，這不就是拍拖會做的事嗎！我嚇到立刻打給比較開放、我又信任的朋友，訴說自己一夜間出了櫃，又有了第一次性經驗。



會怕，除了因為在性觀念上有突如其來的衝擊，其實也因為我並不喜歡他。他只是一個認識了幾天的朋友，引起了我一點「性趣」，我從未想過要跟他成為伴侶。但那種性、愛分不開的思維卻引導我「愛」上他。

我開始不斷傳訊息給他，問他要不要再見面，而他總是隔幾個小時才回，戀愛上腦的我很介懷，甚至有點傷心。後來我真的忍不住跟他討論，他才知道我整個心路歷程，驚訝的回答：「I thought we are just fwb (friends with benefits, 有性關係的朋友)！」



你而家喺邊？求職落選80次，他們移民後重新「學返工」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🗣️ 家人說我這麼懶惰不做家務，未來老婆一定會很辛苦。表哥問我在外國有沒有認識到女友。在澳洲的街頭和香港的飯桌，我就像個雙面人。

「被分手」後我開始接觸交友程式。畢竟這是最快走出孤獨和「失戀」的方法，也因為我少了享受性愛的羞恥感和約束感，想多探索、多享受一點。性也不再是朋友間只會笑笑口稱為「啲啲嘢」的事。我和當地同學們會笑談性經驗，他們也會提醒我做好安全措施。遊行時遇到大學講師，她會興奮地介紹她的女友。談到我在 tinder 認識的男生時，她會笑著說「guapo」（西班牙語，「靚仔」的意思）！

我以為自己成熟了。但在老朋友面前，我還是不敢提性和同志身份。他們說男男性接觸很噁心，會找不固定性伴侶的人「好濫好污糟」時，我只能趕快轉移話題。

但我不太相信在 app 上可以找到長久關係。可能是因為一次次的 hookup，也可能因為我成長於每每提起同性戀就說「唔好講呢啲人」的家庭和社交圈子，令我不敢想像自己有勇氣跟穩定的伴侶公開關係，在陽光下生活。我不相信別人，更不相信自己了。我分得開性和愛了，但我分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

後來，我又在 app 上認識了一個男生。他很主動，很熱情，會不停傳訊息給我，也會在大街上叫我 baby，主動拖緊我的手，在香港長大的我真的招架不住。我很害怕這種親密。雖然身在外國，但每次他接近我，親吻我，拖我的手，我也很緊張很害怕，不停四處張望，警惕路人的眼神，生怕會被絕無僅有的香港朋友看見。我不停拒絕和疏遠他，幾次性愛後我們又變回朋友。最近他跟我說他找到男友了。

有次回來香港一兩個月，和一位來自外國的交換生約會。我們在公園親吻拖手，我不再介意路人的目光了，但他說好多人經過都在盯著我們看。家庭聚餐時，家人說我這麼懶惰不做家務，未來老婆一定會很辛苦。表哥問我在外國有沒有認識到女友。在澳洲的街頭和香港的飯桌，我就像個雙面人。

When you leave your homeland, you don't really  
have a place you call home anymore. You are  
always in a middle ground, somewhere in between.  
Isabel and Alfredo Aquilizan

5 24 '23

“ 他們說移民是為了自由，為了政治。但 Personal is Political，怎能不看當地的生活文化、對性小眾的權益保障？

在香港的主流觀念之下，我不是一個合格的人，難以跟親友坦白，再回去香港的話，我不知道我能否再次承受這一切；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，但起碼我能夠有勇氣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拖起他的手。可是當我以為搬到澳洲能擺脫香港社會的束縛，才發現香港的經歷，已經在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。我依然想像不到自己的性取向能被家人接納，不敢跟外國人提起性傾向，種種欲言又止令我不自覺推開在澳洲認識的新朋友。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，無論是澳洲抑或香港，性和愛總是令我難以活得光明正大。無法安心之處，都是異地。

他們說移民是為了自由，為了政治。但 Personal is Political，怎能不看當地的生活文化、對性小眾的權益保障？在香港，我想像不了政治的未來，但更想像不了親密關係的可能、多元。澳洲政治也有很多問題，對性小眾也有不公義，但起碼我能想像一個更好的我，遇上一個剛好的他。

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

不需政治出櫃，因為不再有人會因為立場被攻擊和排擠。也沒有性取向出櫃，沒有人會假定你一定是異性戀。你不一定會 hookup，但你的性經驗不會成為被攻擊的原因。即使被發現手機上有 Tinder 也不用感到尷尬。



在這裏，沒人會叫我「剩女」

方晨，26至39歲，2023年移居英國

“分手時我跌入人生低點。沒有家人摯友在身邊，事業、愛情、人脈，一切重來。我即將單身快一年了。然而，這也是我人生之中最快樂、最了解自己的一段時間。

我去英國，原是因為前度。後來他沒兌現一起赴英的承諾，我卻決定留下來。從初戀以來的12年，我一直都在談戀愛，每段關係之間的單身期從未超過三個月。經過一年來的輔導，回想從前，我大概是有戀愛上癮的問題，源自缺愛和自卑感，也大概可解釋我為何會為了前度去英國。

分手時我跌入人生低點。沒有家人摯友在身邊，事業、愛情、人脈，一切重來。我即將單身快一年了。然而，這也是我人生之中最快樂、最了解自己的一段時間。

在香港，我幾乎沒有用過 dating app。SP（sex partner，性伴侶）和 FWB 流行了許多年，但我最所傾慕的關係，依然是電影《When Harry Met Sally》那種，從好朋友發展而成的愛情。

然而，倫敦的男女關係節奏很快。在英國約會，既容易亦困難。男性並不羞於求愛，但真正想進入一段關係的男性似乎不多。Facebook 有一個 group 叫「Are we dating the same guy? |London/England」。在我看來，這是鬼故 page。很多故事，是男生發生關係就消失，或淡出。也是這些鬼故，令我不想隨便約會。

我在英國第一個 date 的，是一名西班牙電腦工程師。我在見面前已告訴他，I don't have casual sex，他說沒有問題。我們第一次約會，從午餐開始，然後是散步，乘車到另一個公園，他還因為我推遲了和朋友的網球練習。我們談到，我們可以在西班牙見面，因為我想去旅行，他想回家過夏天，他也說他可以到我讀書的城市找我。



S

不見面時，他幾乎不會主動找我聊天。我們見過四次面，他也真的到我的城市找我。他不只一次想跟我做，但我都拒絕了。或許是我保守，也知道自已屬「易沉船體質」。最後一次見面，他展現了脾氣，我們也斷聯了。他的變臉速度，令我吃驚，也讓我明白，現代關係，就是這樣稍縱即逝。

（註：沉船，香港用語，現多用作形容迷戀上一個人）

一次在地鐵碰上在活動中認識的俊男，他下了車跟我在月台上聊天，短短五至十分鐘便聊到一些人生大問題。他也許是看準了我人在異地，也沒什麼朋友，他問我會否感到寂寞。我說會。他給了我一個擁抱，然後親吻起來。他邀請我到「別的地方」繼續，我最後也沒有接受他的邀請，分道而行了。及後，我們每次在活動遇上，他幾乎都不會主動跟我聊天，甚至當我已經跟他的朋友變得熟絡時，他也沒有意欲要跟我說話。我便知道，他半年前對我的人生大問題的關心，不過是純熟的前戲。我們的「關係」也就只維持了半刻鐘。

這些男士，某程度上嚇怕了我。我知道，一些歐洲人習慣發生親密關係後，才決定會否一起。我知道，如果不願意很快發生關係，在倫敦大概很難進入一段關係。



the coolest people

「起碼這一刻，單身的我很自在。況且在倫敦，沒有人會催我結婚，或叫我「剩女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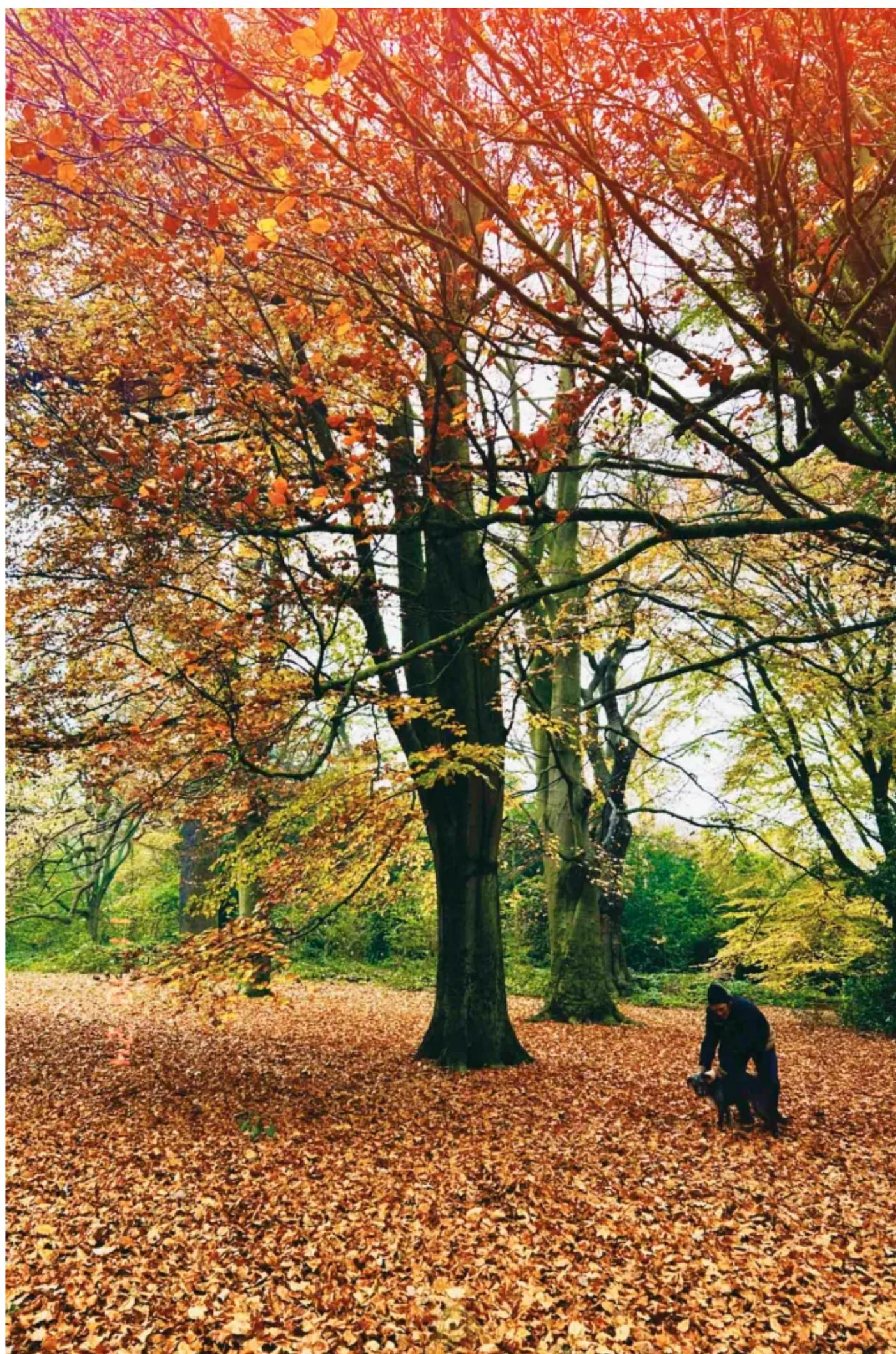
在英國 dating，還有不少關於吃飯分帳的討論。

我玩 dating app 最大的得著，是認識了一位英國朋友 S，他的各樣條件在 app 上算是高質的 match。他不認為約會時男生應付帳，曾遇到提出分帳便黑面的女生，他也對她失去興趣。S 說：「現在已是21世紀了，很多女生甚至比我賺更多錢。」他不想金錢令到關係變得複雜，也不希望任何人喜歡他是跟錢有關。

上文提及的 Are we dating the same guy 群組，不時有女生向其他女生尋求意見，例如關於男生有否為約會付費，當中大部分人認為男生起碼應為第一次或頭幾次約會付費。這也讓我反思，為何我一直喜歡男生多付一點？這未必全是理智思考後的結果。影響我的，包括我媽在我初戀時教我「不要蝕底俾人」，要讓男生付款；女性朋友教我以金錢看男性對自己的投入程度。

其實我明白，我希望男生付費是因為「受害者心態」——我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是被視為次等的性別，也覺得自己的青春寶貴，希望在戀愛中得到心理補償——為什麼女性30歲以上就是「剩女」，男性40歲仍可是黃金單身漢？為何女性要負責生育，並要在事業和生育之間選擇？（科技的確讓女性多了選擇，但卻限於有資源的女性。）

即使不選擇生育，女性大半生仍需受月經之苦，一生人或多或少也因為社會標籤的「生理時鐘」，而限制了對人生的想像，或質疑自己的抉擇。身為女性，也會被告知不應單獨去某些地方，不然就是自找危險。或者是因為生為女性，比男性少一些自由，令我潛意識希望伴侶能透過各種形式的寵我，來補償性別差距帶來的不自由。



玩了半年 app，我都沒有遇到很多合適的人。我反省，或者我的確很「港女」。我希望另一半的興趣、教育程度和專業並不相差太遠。再者，很多倫敦男養狗，很多想要小朋友，都令未肯定是否想要小朋友和養狗的我卻步。我希望另一半跟我一起，是因為我，而不只是想要一個母親。

我明白，這些心態很容易會讓我落入沒有選擇的局面。朋友 C 說：「20多歲，和30歲，和35歲，在 dating app 是三個世界。」但從前害怕孤單的我，現在頗為享受一個人。倫敦不少三十中的單身美女，她們啟發了我，單身也可以很快樂。

因為 Cost of living crisis（指過去數年英國通脹嚴重引起的各種社會問題），不少人因為房租和生活費，而不能和伴侶分居，甚至忍受虐待。可以選擇單身，也是一種 privilege。對比 situationship、要獨自養育小朋友、和一個並非百分百喜歡的人一起，單身是當代女性最易達到快樂的其中一個生活方式。

或許將來我會後悔今天沒改變擇偶條件，但起碼這一刻，單身的我很自在。況且在倫敦，沒有人會催我結婚，或叫我「剩女」。

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

自由的生活，是不受世俗標準所困，尋找自己定義的真善美，是無論走了多遠，都仍擁有一切都可以重來的勇氣。



你而家喺邊？離開「我的地頭」睇醫生，未知恐懼與語言隔閡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## 在台南和澳洲種出家的感覺



Adrian

Adrian，19至25歲，2021年2月定居台灣、2023年4月定居澳洲

“我們向彼此許下承諾，簽下結婚書約，走進戶政所。他更換了一張身份證，我則更換居留證，上面加上對方的名字。伴侶牽着我的手，在早餐店點了兩份蛋餅、一碗鍋燒意麵……”

攝氏30度、濕度60%，台南標準配備的烈陽藍天從葉縫間透進眼底。草味、蟲鳴聲、長滿壁癌的農舍，為我打造重新植根的記憶。

我從大廈林立的城市移動到百里嫩芽的鄉鎮，踏入一個幾乎全台語的家庭，嘗試於這個境外之境種出「家」的感覺。農舍四周的圍牆長滿雜草，我嘗試徒手拔走它，結果草莖以刺回禮，大聲恥笑我這個少爺兵。惡犬是菜田間夜晚隨機出沒的「大佬」，敏捷而造成的傷害大，新手等級的我永遠要有拔腿狂奔的心理準備。

身為台港同性伴侶，想結婚定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們一直為移居焦慮得很，而婚姻並非我倆過去擁有的選項。2023年台灣開放跨國同性婚姻，突然改寫了我們的人生。

我們向彼此許下承諾，簽下結婚書約，走進戶政所。他更換了一張身份證，我則更換居留證，上面加上對方的名字。那天，伴侶牽着我的手，在早餐店點了兩份蛋餅、一碗鍋燒意麵，再到丹丹漢堡外帶一份鹹酥雞配粥，回到農舍大唱西洋搖滾歌。

昔日失去的信任與愛，此刻被填滿了，我的心變得更平穩。對自由的渴望，無法被剝奪的記憶，搭配不一樣的鄉鎮生活，無一不支撐我好好活着。眺望連綿起伏的山巒，我發現原來自己未停過思念香港。

五年前，我用半桶水的華語到台灣生活，「移動」從此成為我人生的主軸。不同階段的我嘗試延伸「家」的意義。

Adrian

「人與人的羈絆，讓我意識到關係從未斷裂，細水長流，溫柔中有力量。我們與朋友一路創造記憶，他們就是我們默默經營的 chosen family。」

定居台灣後再與伴侶前往澳洲，對我來說是個重大決定。我一直很焦慮植根後要再次離開，害怕生活環境和經驗會變得不一樣，距離會吞噬已建立的關係。為了好好道別，我們萌生了辦 Farewell Party 的想法。

一開始想在一間台灣南部的餐酒館與朋友聚會，後來越想越覺得不對勁。農舍老家自然環境那麼棒，又是對伴侶極具意義的居所，只需打理一下，就是 Farewell party 的理想場地。

但是，此前的一天早上，伴侶突然打給我說貓咪脫窗而逃。我回到田裏的房間蹲下大哭。貓咪出走讓我再次感到自己缺失安全感：原來我一直害怕的，不只是離別本身，而是失去讓我感覺到愛的關係。我明白了，好好道別就是要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擔心和在乎，並看見彼此的心意。

派對當天，來自台灣各地的朋友帶着我們認識、成長的合照特意來到台南，築起屬於我們的回憶走廊。他們幫忙佈置場地、陪我出場和準備致詞。每一位都是賜予我勇氣，一路扶持我的摯友。

當我們真誠地訴說彼此的不捨與祝福，整個空間彷彿被溫暖的能量所包覆，融化了我所有的不安。當下，人與人的羈絆，讓我意識到關係從未斷裂，細水長流，溫柔中有力量。我們與朋友一路創造記憶，他們就是我們默默經營的 chosen family。感謝我們都把真實的感受分享給對方。此刻，我感到很安全，我已經在「家」了。

Adrian

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

有選擇的人生

---

你而家喺邊？香港人離散故事第二期徵稿進行中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---

## 移民教我告別過去

M，19至25歲，2021年9月移民倫敦

**我以為最痛嘅係道別，但最遺憾嘅係無機會知道未來嘅可能性。**

(編按：以下保留廣東話的投稿原文，文末附相關註解。)

「我聽日走啦，唔知會唔會返嚟。你唔使送我，我怕我唔捨得。」

兩年後，每次諗返起嗰晚喺紅磡海傍，畫面依然清晰。

海風平靜得令人窒息，兩個人企喺度，我哋唔敢講太多。講得愈多，就愈難放手。

「嗯，咁你過到去，記得報平安。」

嚟到英國之後，我認識咗新朋友，忙住讀書、搵樓同適應新環境。日子過得充實，無太多時間回望過去。我以為新生活可以填滿內心嘅空白，但直到某日夜深人靜，我先發現有啲嘢避唔開。

🗨️ 嗰一刻我哋講嘅再見，與其話係「再見」，倒不如話係另一種形式嘅留住。靜靜咁將呢段感情放喺回憶入面，好好珍藏。

嗰陣因為決定移民而被逼分開，但我哋從來無講過「分手」兩個字。唔講出嚟唔代表無發生過，只係大家唔想承認。我哋怕呢段關係會真係消失，俾時間慢慢消磨殆盡。

「如果無離開，我哋會點？」

呢個問題，我問過自己無數次。可能我哋會繼續一齊，又或者有另一啲問題令我哋分開。但無論點樣，我哋都無機會知道答案。我以為最痛嘅係道別，但最遺憾嘅係無機會知道未來嘅可能性。

我哋無特別約定要保持聯絡，但偶爾你會傳訊息俾我：「你喺英國過得點？」

我總會簡單回覆：「倫敦嘅冬天，下午四點就開始天黑。」

無深入內容，無對未來嘅討論，每一句都平平淡淡，卻帶住一絲溫暖。好似喺千里之外，仲有人記住我嘅生活，記住我當初嗰個決定。

移民徹底改變咗我嘅人生，同時都教識咗我點樣面對「失去」：學識點樣同過去告別，學識接受有啲人只會陪你走人生某一段路，然後喺某個轉角處輕輕鬆手，留低一抹溫柔嘅回憶。

人生本來就係由選擇同遺憾組成，人無辦法改變過去，亦無辦法得知「如果無離開，會點樣」。嗰一刻我哋講嘅再見，與其話係「再見」，倒不如話係另一種形式嘅留住。我哋無遺憾，只係靜靜咁將呢段感情放喺回憶入面，好好珍藏。

**你覺得自由的生活是？**

自由的生活，是對過去的接受和放下，並從容地面對生活的變遷。

## 註解

「我明天走了，不知道會不會回來。你不用送我，我怕我會不捨得。」

兩年後，每次回想起那晚在紅磡海傍，畫面依然清晰。

海風平靜得令人窒息，兩個人站在那裡，我們不敢說太多話。說得越多，就越難放手。

「嗯，那你到了那邊，記得報平安。」

來到英國後，我認識了新朋友，忙於讀書、找房子和適應新環境。日子過得充實，沒有太多時間回望過去。我以為新生活可以填滿內心的空白，但直到某日夜深人靜，我才發現有些事情是無法迴避的。

當時因為決定移民而被迫分開，但我們從未提過「分手」兩個字。不提並不代表沒有發生過，只是大家不願承認。我們害怕這段關係會真的消失，被時間慢慢消磨殆盡。

「如果沒有離開，我們會怎樣？」

這個問題，我問過自己無數次。可能我們會繼續一起，又或者有其他問題令我們分開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都沒有機會知道答案。我以為最痛的是道別，但最遺憾的是沒有機會知道未來的可能性。

我們沒有特別約定要保持聯絡，但偶爾你會傳訊息給我：「你在英國過得怎樣？」

我總會簡單回覆：「倫敦的冬天，下午四點就開始天黑。」

沒有深入內容，沒有對未來的討論，每一句都平平淡淡，卻帶住一絲溫暖。就像在千里之外，還有人記住我的生活，記住我當初那個決定。

移民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同時也教會了我怎樣面對「失去」：學會怎樣跟過去告別，學會接受有些人只會陪你走人生某一段路，然後在某個轉角處輕輕鬆手，留下一抹溫柔的回憶。

人生本來就是由選擇和遺憾組成，人沒辦法改變過去，亦沒法得知「如果沒有離開，會怎樣」。那一刻我們說的再見，與其說是「再見」，倒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「留住」。我們

沒有遺憾，只是靜靜地把這段感情放在回憶裡面，好好珍藏。